

文法詳論

下卷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62

2





文法詳論卷下

○句解

文有單行有對句有開合有擒縱有抑揚有頓挫有轉換有移易有起伏有賓主有脈絡有段落有主尾照應者有長短錯綜者或曰雙關曰兩扇曰頭曰脚曰柱曰礎或無規而合規者曰無規法不照應而得全者曰不照應格變者曰變法短者曰短格其他分格凡七十有餘然古人未嘗立法而為文後人以其宜者名焉耳故有叙事格而兼譬

石川鴻齋著

文庫 11

A/262

2

<p>次目總書本</p> <p>第一編 日本小文典</p> <p>第二編 日本小文典</p> <p>第三編 日本小文典</p> <p>第四編 日本小文典</p> <p>第五編 日本小文典</p> <p>第六編 日本小文典</p> <p>第七編 日本小文典</p> <p>第八編 日本小文典</p> <p>第九編 日本小文典</p> <p>第十編 日本小文典</p> <p>第十一編 日本小文典</p> <p>第十二編 日本小文典</p>	<p>女學全書</p> <p>定價一冊(二百頁以上)拾五錢六冊前金八拾五錢全十二冊前金一圓六拾錢郵稅一冊六錢</p> <p>第二編 二月二十日發兌</p>	<p>次目書本</p> <p>第一編 新修學全第七編</p> <p>第二編 新修學全第八編</p> <p>第三編 新修學全第九編</p> <p>第四編 新修學全第十編</p> <p>第五編 新修學全第十一編</p> <p>第六編 新修學全第十二編</p> <p>第七編 新修學全第十三編</p> <p>第八編 新修學全第十四編</p> <p>第九編 新修學全第十五編</p> <p>第十編 新修學全第十六編</p> <p>第十一編 新修學全第十七編</p> <p>第十二編 新修學全第十八編</p> <p>第十三編 新修學全第十九編</p> <p>第十四編 新修學全第二十編</p> <p>第十五編 新修學全第二十一編</p> <p>第十六編 新修學全第二十二編</p> <p>第十七編 新修學全第二十三編</p> <p>第十八編 新修學全第二十四編</p> <p>第十九編 新修學全第二十五編</p> <p>第二十編 新修學全第二十六編</p> <p>第二十一編 新修學全第二十七編</p> <p>第二十二編 新修學全第二十八編</p> <p>第二十三編 新修學全第二十九編</p> <p>第二十四編 新修學全第三十編</p> <p>第二十五編 新修學全第三十一編</p> <p>第二十六編 新修學全第三十二編</p> <p>第二十七編 新修學全第三十三編</p> <p>第二十八編 新修學全第三十四編</p> <p>第二十九編 新修學全第三十五編</p> <p>第三十編 新修學全第三十六編</p> <p>第三十一編 新修學全第三十七編</p> <p>第三十二編 新修學全第三十八編</p> <p>第三十三編 新修學全第三十九編</p> <p>第三十四編 新修學全第四十編</p> <p>第三十五編 新修學全第四十一編</p> <p>第三十六編 新修學全第四十二編</p> <p>第三十七編 新修學全第四十三編</p> <p>第三十八編 新修學全第四十四編</p> <p>第三十九編 新修學全第四十五編</p> <p>第四十編 新修學全第四十六編</p> <p>第四十一編 新修學全第四十七編</p> <p>第四十二編 新修學全第四十八編</p> <p>第四十三編 新修學全第四十九編</p> <p>第四十四編 新修學全第五十編</p> <p>第四十五編 新修學全第五十一編</p> <p>第四十六編 新修學全第五十二編</p> <p>第四十七編 新修學全第五十三編</p> <p>第四十八編 新修學全第五十四編</p> <p>第四十九編 新修學全第五十五編</p> <p>第五十編 新修學全第五十六編</p> <p>第五十一編 新修學全第五十七編</p> <p>第五十二編 新修學全第五十八編</p> <p>第五十三編 新修學全第五十九編</p> <p>第五十四編 新修學全第六十編</p> <p>第五十五編 新修學全第六十一編</p> <p>第五十六編 新修學全第六十二編</p> <p>第五十七編 新修學全第六十三編</p> <p>第五十八編 新修學全第六十四編</p> <p>第五十九編 新修學全第六十五編</p> <p>第六十編 新修學全第六十六編</p> <p>第六十一編 新修學全第六十七編</p> <p>第六十二編 新修學全第六十八編</p> <p>第六十三編 新修學全第六十九編</p> <p>第六十四編 新修學全第七十編</p> <p>第六十五編 新修學全第七十一編</p> <p>第六十六編 新修學全第七十二編</p> <p>第六十七編 新修學全第七十三編</p> <p>第六十八編 新修學全第七十四編</p> <p>第六十九編 新修學全第七十五編</p> <p>第七十編 新修學全第七十六編</p> <p>第七十一編 新修學全第七十七編</p> <p>第七十二編 新修學全第七十八編</p> <p>第七十三編 新修學全第七十九編</p> <p>第七十四編 新修學全第八十編</p> <p>第七十五編 新修學全第八十一編</p> <p>第七十六編 新修學全第八十二編</p> <p>第七十七編 新修學全第八十三編</p> <p>第七十八編 新修學全第八十四編</p> <p>第七十九編 新修學全第八十五編</p> <p>第八十編 新修學全第八十六編</p> <p>第八十一編 新修學全第八十七編</p> <p>第八十二編 新修學全第八十八編</p> <p>第八十三編 新修學全第八十九編</p> <p>第八十四編 新修學全第九十編</p> <p>第八十五編 新修學全第九十一編</p> <p>第八十六編 新修學全第九十二編</p> <p>第八十七編 新修學全第九十三編</p> <p>第八十八編 新修學全第九十四編</p> <p>第八十九編 新修學全第九十五編</p> <p>第九十編 新修學全第九十六編</p> <p>第九十一編 新修學全第九十七編</p> <p>第九十二編 新修學全第九十八編</p> <p>第九十三編 新修學全第九十九編</p> <p>第九十四編 新修學全第一百編</p>
<p>第一編 唐大和</p> <p>第二編 和納言</p> <p>第三編 和納言</p> <p>第四編 和納言</p> <p>第五編 和納言</p> <p>第六編 和納言</p> <p>第七編 和納言</p> <p>第八編 和納言</p> <p>第九編 和納言</p> <p>第十編 和納言</p> <p>第十一編 和納言</p> <p>第十二編 和納言</p> <p>第十三編 和納言</p> <p>第十四編 和納言</p> <p>第十五編 和納言</p> <p>第十六編 和納言</p> <p>第十七編 和納言</p> <p>第十八編 和納言</p> <p>第十九編 和納言</p> <p>第二十編 和納言</p> <p>第二十一編 和納言</p> <p>第二十二編 和納言</p> <p>第二十三編 和納言</p> <p>第二十四編 和納言</p> <p>第二十五編 和納言</p> <p>第二十六編 和納言</p> <p>第二十七編 和納言</p> <p>第二十八編 和納言</p> <p>第二十九編 和納言</p> <p>第三十編 和納言</p> <p>第三十一編 和納言</p> <p>第三十二編 和納言</p> <p>第三十三編 和納言</p> <p>第三十四編 和納言</p> <p>第三十五編 和納言</p> <p>第三十六編 和納言</p> <p>第三十七編 和納言</p> <p>第三十八編 和納言</p> <p>第三十九編 和納言</p> <p>第四十編 和納言</p> <p>第四十一編 和納言</p> <p>第四十二編 和納言</p> <p>第四十三編 和納言</p> <p>第四十四編 和納言</p> <p>第四十五編 和納言</p> <p>第四十六編 和納言</p> <p>第四十七編 和納言</p> <p>第四十八編 和納言</p> <p>第四十九編 和納言</p> <p>第五十編 和納言</p> <p>第五十一編 和納言</p> <p>第五十二編 和納言</p> <p>第五十三編 和納言</p> <p>第五十四編 和納言</p> <p>第五十五編 和納言</p> <p>第五十六編 和納言</p> <p>第五十七編 和納言</p> <p>第五十八編 和納言</p> <p>第五十九編 和納言</p> <p>第六十編 和納言</p> <p>第六十一編 和納言</p> <p>第六十二編 和納言</p> <p>第六十三編 和納言</p> <p>第六十四編 和納言</p> <p>第六十五編 和納言</p> <p>第六十六編 和納言</p> <p>第六十七編 和納言</p> <p>第六十八編 和納言</p> <p>第六十九編 和納言</p> <p>第七十編 和納言</p> <p>第七十一編 和納言</p> <p>第七十二編 和納言</p> <p>第七十三編 和納言</p> <p>第七十四編 和納言</p> <p>第七十五編 和納言</p> <p>第七十六編 和納言</p> <p>第七十七編 和納言</p> <p>第七十八編 和納言</p> <p>第七十九編 和納言</p> <p>第八十編 和納言</p> <p>第八十一編 和納言</p> <p>第八十二編 和納言</p> <p>第八十三編 和納言</p> <p>第八十四編 和納言</p> <p>第八十五編 和納言</p> <p>第八十六編 和納言</p> <p>第八十七編 和納言</p> <p>第八十八編 和納言</p> <p>第八十九編 和納言</p> <p>第九十編 和納言</p> <p>第九十一編 和納言</p> <p>第九十二編 和納言</p> <p>第九十三編 和納言</p> <p>第九十四編 和納言</p> <p>第九十五編 和納言</p> <p>第九十六編 和納言</p> <p>第九十七編 和納言</p> <p>第九十八編 和納言</p> <p>第九十九編 和納言</p> <p>第一百編 和納言</p>	<p>日本文學全書</p> <p>正價一冊(四百廿頁以上)廿五錢六冊前金一圓五錢全十二冊前金三圓五錢郵稅一冊三錢</p> <p>本書全部完成總目次</p>	
<p>第一編 高經相後</p> <p>第二編 高經相後</p> <p>第三編 高經相後</p> <p>第四編 高經相後</p> <p>第五編 高經相後</p> <p>第六編 高經相後</p> <p>第七編 高經相後</p> <p>第八編 高經相後</p> <p>第九編 高經相後</p> <p>第十編 高經相後</p> <p>第十一編 高經相後</p> <p>第十二編 高經相後</p> <p>第十三編 高經相後</p> <p>第十四編 高經相後</p> <p>第十五編 高經相後</p> <p>第十六編 高經相後</p> <p>第十七編 高經相後</p> <p>第十八編 高經相後</p> <p>第十九編 高經相後</p> <p>第二十編 高經相後</p> <p>第二十一編 高經相後</p> <p>第二十二編 高經相後</p> <p>第二十三編 高經相後</p> <p>第二十四編 高經相後</p> <p>第二十五編 高經相後</p> <p>第二十六編 高經相後</p> <p>第二十七編 高經相後</p> <p>第二十八編 高經相後</p> <p>第二十九編 高經相後</p> <p>第三十編 高經相後</p> <p>第三十一編 高經相後</p> <p>第三十二編 高經相後</p> <p>第三十三編 高經相後</p> <p>第三十四編 高經相後</p> <p>第三十五編 高經相後</p> <p>第三十六編 高經相後</p> <p>第三十七編 高經相後</p> <p>第三十八編 高經相後</p> <p>第三十九編 高經相後</p> <p>第四十編 高經相後</p> <p>第四十一編 高經相後</p> <p>第四十二編 高經相後</p> <p>第四十三編 高經相後</p> <p>第四十四編 高經相後</p> <p>第四十五編 高經相後</p> <p>第四十六編 高經相後</p> <p>第四十七編 高經相後</p> <p>第四十八編 高經相後</p> <p>第四十九編 高經相後</p> <p>第五十編 高經相後</p> <p>第五十一編 高經相後</p> <p>第五十二編 高經相後</p> <p>第五十三編 高經相後</p> <p>第五十四編 高經相後</p> <p>第五十五編 高經相後</p> <p>第五十六編 高經相後</p> <p>第五十七編 高經相後</p> <p>第五十八編 高經相後</p> <p>第五十九編 高經相後</p> <p>第六十編 高經相後</p> <p>第六十一編 高經相後</p> <p>第六十二編 高經相後</p> <p>第六十三編 高經相後</p> <p>第六十四編 高經相後</p> <p>第六十五編 高經相後</p> <p>第六十六編 高經相後</p> <p>第六十七編 高經相後</p> <p>第六十八編 高經相後</p> <p>第六十九編 高經相後</p> <p>第七十編 高經相後</p> <p>第七十一編 高經相後</p> <p>第七十二編 高經相後</p> <p>第七十三編 高經相後</p> <p>第七十四編 高經相後</p> <p>第七十五編 高經相後</p> <p>第七十六編 高經相後</p> <p>第七十七編 高經相後</p> <p>第七十八編 高經相後</p> <p>第七十九編 高經相後</p> <p>第八十編 高經相後</p> <p>第八十一編 高經相後</p> <p>第八十二編 高經相後</p> <p>第八十三編 高經相後</p> <p>第八十四編 高經相後</p> <p>第八十五編 高經相後</p> <p>第八十六編 高經相後</p> <p>第八十七編 高經相後</p> <p>第八十八編 高經相後</p> <p>第八十九編 高經相後</p> <p>第九十編 高經相後</p> <p>第九十一編 高經相後</p> <p>第九十二編 高經相後</p> <p>第九十三編 高經相後</p> <p>第九十四編 高經相後</p> <p>第九十五編 高經相後</p> <p>第九十六編 高經相後</p> <p>第九十七編 高經相後</p> <p>第九十八編 高經相後</p> <p>第九十九編 高經相後</p> <p>第一百編 高經相後</p>	<p>日本歌學全書</p> <p>正價一冊(四百廿頁以上)廿五錢六冊前金一圓五錢全十二冊前金三圓五錢郵稅一冊三錢</p> <p>本書全部完成總目次</p>	



喻格者有解題格而為貫珠格者千文千體不可
 悉名於句法亦然今茲抄古人所用句法一二示
 之若夫運用變化之妙不能以繩尺而論學者宜
 自得焉

論語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也
 九字單行文論語之文錄
 孔子平生之言及門人問

答之語固非設法而綴者然莫不盡合法此一章
 國人為和歌句續之法學氏時仁之遠習波不亦
 說乎也所謂氏仁遠波也者蓋出於此

巧言 鮮矣仁
 二二對句以一句三字結仁字在
 下若下仁鮮矣則語勢弱韓文公
 是懼謝註若下惟恐不得出大賢

之門下便弱了文公蓋學此法者

論語 慎終 追遠 民德歸厚矣
 短對以長句結

物有本末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句法同前先後
 二字應本末終

中庸 事有終始
 三句以一句結

或生而知之
 或學而知之
 及其知之之一也

孝經 夫孝 天之經也 地之誼也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發語二字生三短句以一長句
 結之

效法詳論卷六

民之行也。

中庸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以王季為父。父作之。
以武王為子。子述之。

一頭八字、生五字兩脚、五字兩脚、又生三字兩脚

中庸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

人道敏政。

夫政也者、蒲盧也。

易

地道敏政。

危者安其位者也。

亡者保其存者也。

是故君子

存而不忘亡

安而不忘危

首句八字、生七字
二句七字、生七字
四字二句承之、以
八字一句結之、以

亂者有其治者也。

治而不忘亂。

七字三句、生四字一句

承上起下、以五字三句結

中庸 君子之道。

淡而不厭。知遠之近。

簡而文。知風之自。

溫而理。知微之顯。

可與入德矣。

一句生三句、三句又生三句、以二句結

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累字續句
一句生二句

大學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連字續句、一句生四句、是故、承前文辭、是字非之、反對此

欽定四庫全書

有人別設辭此字彼之及對

吾^{莊子}國有大樹未_レ知_レ為_レ何_レ樹人圍謂之樗始_レ知_レ為_レ樗木

其木本擁腫波瀾而不中繩墨開_レ兩_レ扇

其小枝卷曲波瀾而不中規矩

立之塗匠者不顧一_レ句_レ結_レ前_レ對_レ不_レ中_レ繩_レ墨_レ規_レ矩_レ故

以指喻指之非指每_レ句_レ十_レ八_レ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每_レ句_レ十_レ八_レ

以馬喻馬之非馬兩_レ字_レ為_レ柱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兩_レ字_レ為_レ柱

天地一指也右_レ句_レ結_レ萬_レ物_レ一_レ馬_レ也一馬也一_レ句_レ結_レ左_レ句_レ長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起_レ頭_レ栩栩然胡蝶也一_レ句_レ生_レ左

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左_レ脚_レ添俄然覺一_レ句_レ起_レ下

則濼濼然周也實_レ一_レ句_レ生_レ右_レ脚

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又_レ生_レ右_レ脚_レ實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括_レ總

雜說 韓退之

龍嘘氣為雲龍_レ喻_レ聖_レ君_レ五_レ字_レ一_レ句_レ雲_レ固_レ弗_レ靈_レ於_レ龍_レ也雲喻賢臣七_レ字_レ一_レ句_レ

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喻_レ聖_レ王_レ得_レ賢_レ臣_レ而_レ為_レ事

春弗字追齊人不字有輕重之差有有意無意之差

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是同語中有差別輕重也

前二句用乎字乎相通於字于急於緩尚書多用乎字或又乎于相通用又兼嘆意阜陶謨何憂乎子世家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孔薄日月句伏光景句對感震電句神變化句對水上下句汨陵谷立天下對六句為三對謂聖主任賢臣明於神功亦靈怪矣哉謂賢臣之才固亦奇特許多勳用矣哉語決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謂賢而尚有嗟嘆之意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聖君能用之而後見其為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賢九字一句又承前段揚君二句為波瀾然龍能使為靈也謂聖君之抑聖揚君二句為波瀾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謂聖德一轉揚臣用矣語勢最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謂人君無賢臣如無股

抑字疑決不定之意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謂聖君之所憑依者賢臣賢臣所為之事業即聖君之所自為也應發語龍虛氣為雲所為者乃虛氣於則字前用則字此用乃字輕重有差字輕於則字前用則字此用乃字輕重有差日雲從龍謂賢臣必從聖君不出於私意也既日龍雲從之矣謂聖君在上賢臣在下而從之龍與雲不可離喻聖君與賢臣不可離至是混抑揚明君臣之意七字以結全篇凡六節轉換自如至終為譬喻以雲為賓以龍為主每一轉生波瀾唐子西也評曰咫尺之間有千仞之勢是韓文之最奇變者也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

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以上叙事平，易不累多言。其中不可者有。不可字一篇綱領，有字置句末，倒句法也。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六箇月間，長夜之候。皆晨入夜歸。寅而歸，酉而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謝注此等書學

士家視為常物，若細覽之，筆下變化如走龍蛇，是初學之利刃。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左傳定公五年，王孫由于。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誰有如是事為能者哉？非愈之所能也。

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一句

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二句十五

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二句十五，開兩扇，二字。

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二句起下。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所取者愈之學藝也，欲不

使晨入夜歸此一段以單行文起下，是開雙關之鑰也。

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二句為雙關。

上之使下不一其事。又下以雙扇承之。

其所不能不彊使為。前長對二句，以下短對承之。下短對以八字單行文結之。

是故二字起下。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結二句，章為

一小段落，單行散文中，以對法取勢，有一頭兩脚法，有兩頭三脚法，有脚尾開扇法，又有無規法者。

法有兩頭三脚法，有脚尾開扇法，又有無規法者。

皆由語勢而變化，雙關中句末有用助字者，如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等，是散文之體也。四六體文此處不用矣字。

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孟子公孫丑下，再引古語論之，今之時一句起下。

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

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二句對，異而為句。

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

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二句又承前二句，出利義二字，文愈緊。

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

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二句又承前二句，生愛忘二字，中對用也。字釋前文。

之意也。後對不用助字，文勢最緊。

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

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二句一轉前文，語不對而意對，結前二

對為小段落，謝註此一章辭大直兩句救得好。

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二句起下。

若寬暇之使，不失其性。開雙扇。

加待之使，足以為名。

寅而入，盡辰而退。二句承前對。

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以字單

行結之，公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字單行

必皆曰。上三字承下起五句。執事之好士也。

如此。八字句。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九字句。執事之

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十五字句。執事之欲

成人之名如此。十字句。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九字句。

簡凡此字句法長短錯綜。又將曰。三字冒頭。韓

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十一字句。韓愈之不諂屈

於富貴之人如此。十三字句。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

之以禮如此。十四字句。又連下三箇如此字長短錯

門無悔也。十字單行。以結此一段。○謝註文勢

若使隨行而入。

逐隊而趨。二句承前起下。

言不敢盡其誠。

道有所屈於已。言字應道字誠字應已字。一意翻

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二句承上起下。

皆曰。二句承上起下。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

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

苟如是。三字承上起下。雖日受千金之賜。

一歲九遷其官。對日取賜官皆

文法詳論卷下

對 感恩則有之矣。語勢雄健 將以稱於天下

曰知己則未也。十二字一句以總括全篇文至此有味

謝註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感恩易感知己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晉豫讓之語此兩句下得妙

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

納焉。是例文也雖書法有數體大率相同 愈恐懼

再拜。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艸 辛稼軒

使此詔見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耻

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伐功。兩柱屹然紹興

高宗年號隆興孝宗年號前句以前後為對後句以大耻伐功為對前後虛字實字皆相對

今此詔 與此虜 六字一句用二此字承

猶俱存也悲夫。六字以結此章紹興之前虜勢未熾

夫作矣顧迴瀾云悲夫二字固是世變可嘆亦是感慨無限處

魏其武安列傳贊 司馬遷

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前頭用二名灌夫用下時

決策而名顯後一頭用一名魏其之舉以吳楚前頭

生左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前頭生右脚然魏其

誠不知時變前頭又生左脚灌夫無術而不遜後一

頭生一脚，兩人相翼，乃成禍亂。兩頭生一脚，武安負貴而好權。前頭生右脚，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前頭左合為三脚。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合三脚。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前頭右脚，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合三脚而結兩頭，句句錯長短，是亦一種變法。

與于襄陽書

韓退之

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隱然許于公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

下之望者，為之後焉。隱然自許，二句屹立，設一大雙

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

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二句承前，二長句，又翻後扇。

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此一扇，設鎖鑰也，為一小段落。

金聖嘆云：筆筆曲折，凡作無數曲折。

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承上起下，再開鎖鑰，頓挫。

豈上之人無可援。

下之人無可推歟。二句十四字，放雙扇，○浦二田云：轉一層挑筆，以豈無可

後陪起，豈無可推。何其相須之殷。

而相遇之疎也。又放雙扇，又一轉，二句用十二字。

文法詳論

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

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其故一冒頭

二字生
二長句

故高材多戚戚之窮。

盛位無赫赫之名。前二長句
累生此句

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二句十字結前長句
二對起下二長句短

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

以上凡六轉以此此兩
脚終言自起至此只

是一句話却作
如許多曲折

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以未嘗輕以告人側聞閣

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以未嘗輕以告人側聞閣

下揭起上之人抱不世出之材。開二一鑰

特立而獨行。

道方而事實。生兩扇

卷舒不隨乎時。

文武惟其所用。累生兩扇

豈愈所謂其人哉。七字一句收前累句揚

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九

字一句抑

豈求之而未得邪。用邪字疑辭將

志存乎立功而

事專乎報主。二語自為一扇

雖遇其人未暇禮邪。十

字與前七字句對

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

九一字以結此意頓挫

永州新堂記

柳子厚

將為穹谷 一頂 嶮巖 二頂 淵池 三頂 於郊邑之中 西林

仲云發議劈口突出全用莊子胠篋篇起手之法莊子胠篋篇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扁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子厚全用此法而變論體為記體却覺精勁
則必輦山石 五字句 凌絕險阻

溝澗壑 三字句 疲極人力 八字句 乃可以有為

也 短對以長句結 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 天作地生取對波瀾

咸無得焉 焉字有之 逸其人 句 因其地 句 全其天 句

八地天三字響起昔之所難句今於是乎在對昔字手三頂此用三句 永州實惟九疑之麓 八一字一其

始度土者環山為城 二句起下文

有石焉翳於奧草 焉字取語勢左傳文十五年凡獲大城焉曰入之類

有泉焉伏於土塗 用七字二句

蛇虺之所蟠 用五字 茂樹惡木 四字用二句

狸鼠之所游 二句 嘉葩毒卉 累句皆雙扇亂

雜而爭植號為穢墟 二句九字 韋公之來既逾月理

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 建理甚無事所以闕地

始命芟其蕪積之邱如 既焚

行其塗蠲之瀏如 既醜 奇勢迭出

清濁辨質視其植則清秀敷舒

美惡異位。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於四隅。交用長短累句。又以單行取勢。

或列或跪。竅穴透邃。四句皆用四言。

或立或仆。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

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

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

邇延野綠。單行中摘入小對以取語勢。

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小段落已乃延客

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借見公之作。知公之志。

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望其地且異之應。

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其燕應

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清濁辨質

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理甚無事

每句以十五字為四對。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一頂穹谷

土石。二頂巒巖應。水泉。三頂淵池應。之適歟。山連山

原。高原林麓之觀。將使繼公之理者。理甚無事。視

其細。芟蕪作堂。知其大成。化佑仁也。宗元志諸石措

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措法。二千石即太守也。措模式

金聖嘆云。逐段寫人寫起。工寫畢。工乃至寫

延客起賀。皆一定自然之法度。奇特在起筆斗地

潮州韓文公碑

蘇東坡

匹夫而為百世師。朱文公嘗曰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一言而為天下法。此掃夫而為百世師兩句下面只如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此掃夫而為百世師兩句下面只如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

關盛衰之運

其逝也有所為矣。句末

故申呂自嶽降。故字承上起下而字繫上下

而傳說為列星。古今不可誣也。收前六字孟子

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舉孟子語為說我重吾輕吾不欲人之加諸我也論語今

吾喪我莊子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

地之間。卒然遇之。則起下句王侯失其貴。晉楚

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

辯。五句用五失字貴富是孰使之然哉。一句鎖五

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

不隨死而亡者矣。四句用四不字依形而立者王侯

者賁育隨死而亡者儀秦四句皆應前五句不能

以貴富為一句故為二句二句以一句承之也謝

故在天為星辰。幽則為鬼神。

在地為河嶽。而明則復為人。

伊藤東涯云此

說下二句連說蓋星辰河嶽各是一物人與鬼神

一而二二而一不可分折故加此一而字連接上下

又各下則字讀者莫虛過○案此自嶽降即指申

於為列星即指傳說也河嶽應於

呂也。鬼神即指韓文公。文公今為鬼神。而明即為久。既為鬼神。不得復為人。傳說自嶽降。死而歸嶽。不得復自嶽降。東涯以星辰河嶽為一。以人鬼為二。以解而字非誤哉。

是理之常。無足怪者。一句結前段。此一段論剛大之氣。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唐室創業之諸賢。不能救而文公獨能之。金聖

從公復歸於正。正叙韓蓋三百年於此矣。應匹夫而師二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二句用對

折入題。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文公精神。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獨存者乎。

一句結前句。應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養浩然之氣。三句。

蓋嘗論天人之辨。起一頭。

以謂人無所不至。因右脚。

惟天不容偽。因左脚。

力可以得天下。因又生右脚。

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因又生左脚。

能開衡山之雲。句轉左右。因生左脚。

而不能回憲宗之惑。因生右脚。

能馴鱷魚之暴。因又生左脚。

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謗。因又生右脚。

智可以欺王侯。因右生。

不可以欺豚魚。因左生。

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因亦又生左脚
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朝廷之上。因亦又生右脚
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二句結天人
是為大段落。中有三小段落。詩七言二十有一句。每句押韻。則為二十一韻。黃東發云。韓文公廟碑。非東坡不能為此。非韓公不足。以當此千古奇觀也。茅鹿門評此文云。不是昌黎本色。其前後議論多漫然。蓋未詳考耳。

上范司諫書

歐陽公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

多事匆卒。未能也。

起句不立冒。輕輕起筆。

司諫七品官爾。七品官三

字提頭

於執事得之。不為喜。

而獨區區欲一賀

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二句

綱領

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

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用越字。郡逾其境。三句自外面說。兩段來。映得諫官大。○賢主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結上意。伏諫官之重。

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

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

開雙扇。之官之卿。使其語勢緩也。

以其有

司也。五字一句。收前句。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

稷之大計。起三句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

獨宰相可行之。宰相為陪客

諫官可言之爾。諫官是主故士學古懷道者仕

於時不得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七品之官

至此重於貴官大職此一段最是筋骨節目處

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

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陪客

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

立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主立一大雙關下追

章累句○金聖嘆云正寫諫官何等榮耀

宰相尊行其道。分尊卑

諫官卑行其言。所行不同言行道亦行也。言行道亦行所

以與宰相等也九卿有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

一職之責。輕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

重○金聖嘆云此是轉筆發下然宰相九卿而下甚可懼一句乃別起不承上

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輕宰相九卿諫官之失職也取

譏於君子。重諫官且警有司之法。行乎一時。行刑亦

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其刑亦重

宰相官重而責輕諫官官輕而責重賀以為規箴甚可懼也。四字結一段甚緊嚴夫

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對一豈不重邪

詳論

非材且賢者不能也本意在此處不可不束

謝疊山云歐陽公文章為一代宗師然藏鋒斂鐔韜光沉聲不如韓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學韓不成亦不庸腐學歐不成必無精采獨上范司諫書朋黨論春秋論縱囚論氣力健光欲長少年熟讀可以生議論氣可以生議論

○助字例

○也語已辭也助語辭也意平矣意直焉意揚徐鉉說文凡言也則氣出口下而盡言矣則出氣直而疾焉本鳥名禽經鳳謂之焉

脩身也親親也尊賢也中庸 回也屢空論語人

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檀弓 誠如是也民歸

之油水之就下孟子 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

也累至行明趙世家 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詩

皇后傳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中庸 甚哉孝之

大也孝經 此何聲也秋聲賦 野馬也塵埃也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莊子 胡莫之行也禮記

文法詳論卷下

我果非也邪莊子齊物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

無訟乎大學入掠予舟而西也赤壁賦某也

忠某詐某也直某曲司馬諫院闒然媚於世也

者是鄉愿也孟子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

其名曰友左傳是亭也僻介閩嶺柳子厚否

不然也孟子吾聞之也孟子塗邇故也禮記

無水艸之地母為也匈奴傳當是時也曰未

也吾聞之也命也已又何相似也可歎

也夫信乎其言之也豈非命也歟

○矣義出前从人从矢直而疾柳宗元曰決辭也平字通通作已

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論語逖矣西土之人

牧誓道則高矣美矣孟子孺子王矣書經

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白起傳進死為榮退生

辱矣吳子有母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禮

弓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封禪書克伐怨欲不

行焉可以為仁矣論語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

是矣孫子習矣而不察焉孟子年既單矣禮

記德至矣哉大矣左傳襄三者備矣孝經

參聞命矣孝經可謂孝矣論語祿在其中矣

論語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論語

不思而已矣。孟子

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孟子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中庸 亦無如之何矣。大學

寡人盡心焉耳矣。孟子 其是之謂矣。左傳成

子言則然矣。韓文 可謂好學也已矣。論語 其

是之謂矣。左傳成 樂作矣。故也。禮記

焉。義出前語已辭也。又安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孟子 日月至焉而已矣

論語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莊子 萬取千焉

千取百焉。孟子 於此有人焉。孟子 有婦人焉

九人而已。論語 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左傳傳

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論語 子焉而不父其父。臣

焉而不君其君。韓文 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韓文 女得人焉爾乎。論語 翔回焉。鳴號焉。躡

躡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禮三年問 曰加隆

焉爾也。焉。使倍之。三年問 上焉者善焉而已矣

韓文 於其身也則耻師焉。韓文 少焉。月出於

東山之上。前赤壁 蓋二客之不能從焉。同上

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王陽明 何力之有焉。左

傳成 晉國天下莫強焉。孟子 晉鄭焉。依。左傳

文法詳論卷下

此焉清暑西京賦將責成人禮焉也冠義擇其
輕重而處之焉五代史

○耳語決辭通爾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史記吾

無望焉耳大戴禮盡心焉耳矣勿之有悔焉

耳矣檀弓何其快耳魏志若是而已耳柳文

省表事佳耳崔琰

○乎說文兮上句之餘聲又極也又疑辭又呼聲

必也聖乎論語不亦說乎論語中庸其至矣

乎論語玉帛云乎哉論語賜也賢乎哉論語

女知之乎孝經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孝經然

則夫子既聖矣乎孟子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

州里行乎哉論語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韓文

飄飄乎賦赤壁鬱乎蒼蒼同董生勉乎哉韓文

醯雞生乎酒列子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孟子

亦何恨乎秋聲歐文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

乎吾韓文獨吾君也乎哉左傳凡出乎口韓

文動心否乎孟子五日不雨可乎東坡已

矣乎歸去來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中庸詩不

云乎韓文 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孔子世家 至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王命論 心乎愛矣小雅 土乎質陶乎成器韓文 備乎使司平於我也柳文

○歟徐曰氣緩而安也俗以為語末之辭柳子厚云疑辭 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韓文 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同 下之人無可推歟同 茲非幸歟同 猗歟緝熙允懷多福班固 豈獨草木土石水源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柳文 皆自喜其

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柳文 則又可哀也歟歐文

○邪耶疑辭經傳俱作邪俗作耶

言之不通邪孝經 陛下起復之何邪木學生

使得或出於此也邪東坡 過我者非子也耶東

坡字音亦通故邪國語 意者尚有遺行邪蒼

客難 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識馬耶韓文

果是耶非耶柳文 為社稷耶為王耶齊策 尚致

之於門邪韓文

○與語辭又疑辭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

求之與抑與之與同 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孟

子 牝賊人以為仁義與同

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易 楚王之獵孰與寡

人子虛賦

○哉語助又疑辭又歎辭 君子哉若人論語 時

哉時哉同 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同 吾豈匏瓜也

也哉同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同 難矣哉同

修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司馬相 鄙夫可與

事君也與哉論語 胡為乎來哉秋聲賦 豈虛

也哉歐文 况勝於愈者哉韓文 而今安在哉

赤壁賦 豈獨戒韓國也哉史記 亦已焉哉史記 而

已哉史記 何故哉史記

○而用句末例

若教氏之鬼不其餒而左傳 宜 今之從政者殆

而論語 吁漢帝之德馨侯其禕而東京賦

○夫語已辭 如斯夫論語 可歎也夫韓文 悲夫

同 不忘有以也夫沈確士 此之謂也夫左傳

○爾用句末例 陰陽爾四時爾列子 女得人焉

爾乎論語 託始焉爾 曷為託始焉爾公羊傳

正平大雅固當爾邪爾衡傳 亦自不得不爾袁

術傳

○之用句末例、日有食之、春秋、當暑、袷絺綌必

表而出之、論語、朱註、表、絺、綌、而出、之、於、外、云、云、

手舞之、足蹈之、孟子、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

又至亦如之、禮記、文、王、世、子、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

久之、史記、蠻、夷、帥、服、可、謂、畏、之、左、傳、襄、三、十、一、年、天、

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同

○諸、語、助、字、日、居、月、諸、詩、文、王、之、囿、方、七、十、有、

諸、孟子、堯、舜、其、猶、病、諸、論、語、有、諸、曰、然、同

○已、語、終、辭、又、無、它、辭、亦、無、及、已、漢、書、夫、子、之、道、忠、恕

而已矣、論語、王、之、所、大、欲、可、知、已、孟、子、今、執

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龜、錯、傳、察、其、所、以、皆、失、其

本已、司、馬、遷、傳、若、是、而、已、耳、柳、文、食、則、薦、於、寢

身歿而已、韋、玄、傳、若、君、者、之、於、道、而、已、耳、柳、文

○兮、說、文、兮、語、所、替、也、增、韻、歌、辭、也、詩、賦、中、最、多

瑟兮、憇兮、赫兮、喧兮、詩、湛兮、似、若、存、老、子、入、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伯、東、采、薇、歌、滄、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纓、漁、父、辭

其他猗、居、只、且、之、類、詩、中、最、多、皆、畧、之、載、此、者、解

柳子厚答杜温夫之一節、粗舉作例而已。

○論文類纂

與友人論為文書

柳子厚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蹟。雖有蕪敗。則為日月之蝕也。太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朗一作明。蹟士革切。謂幽深難見。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開家修人。勵刊精廉。隅也。去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錄。籍也。又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

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史而不克。前漢書。衡山王傳。候星氣者。日夜縱史。王謀反。事注。縱。躑躅而不進。躑躅。行不進也。後漢書。隗史。勉強也。躑躅。行不進也。後漢書。隗躑也。猶加感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為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辨訥。升降繫焉。監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與大率。大抵同。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焉。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况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記。

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作底一作底無著字而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找賊文史抉其意拙其華置齒牙間遇事逢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微一時之聲雖終淪弃而其奪朱亂雅為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微與間同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胷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文凡四十八篇合為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崔駰表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耳熱仰天拊顧鑒視何如耳還以下字示褒貶焉

其下有

一篇以難字為骨子柳子於文章與韓子並稱為有唐巨擘後世崇之如泰山北斗而說文之難如此今人動輒綴冗長千百言語縱橫突尚以為易未造其堂齊其裁者不足與論文耳若能知其難始進于正道者不知其難則奔走邪路者噫知文之難亦難矣哉

復杜溫夫書

柳子厚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而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

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畧觀之矣。吾性駘滯多所未甚論。安敢懸斷。是且非邪。書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禮記語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抵。宜無所諛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湖之二邦。又得二周孔。時劉禹錫同子厚取連之京師。京師顯人為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為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

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邪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蠶蠅。鵠卵者吾取焉。莊子庚桑子曰。奔蠶不能化。蠅越鷄不能伏。鵠卵。蠶豆。蠶中。大青蟲。越鷄木也。道連而謁於湖。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為十數文。即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湖。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巍然。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岐徑。其質氣誠可

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亟之。
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肖
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已矣。孟子告子篇。朱注。屑
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宗元白。
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難實有益於
斯。文者。故摘載此。夫助字之難實。雖西人亦
苦之。温夫為文十卷。子厚為不當律令。而其所
教。裁數言耳。所謂采歎邪哉夫矣耳焉也。者有
輕重緩急之別。臨時活用之。為法温夫死用之
故為不當。西人尚有此病。况於我國人乎。

文章有體

宋羅大經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為一代

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温純雅正。藹然為仁人之言。粹
然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
幾及李杜。作碑銘序記。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
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體。圓活有理
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
幾陸宣公。雖遊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
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加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
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藉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
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
之雄健。固亦文章之傑。然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騷。妙

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局促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
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文亦只是詞科程
文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真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
魏華甫秦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太槩似一
篇好策耳又云歐公文非特事事合體且是和平深
厚得文章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八珍雖美
而易厭至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八珍乃
奇味飯乃正味也

以和平深厚為文章正氣不特為文章正氣人心正氣亦不出此四字

贈鄭顯則序

明方正學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澁則主於奇怪樂敷暢則主於
平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
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為達好奇以為工幾
何不至於怪且俗哉善為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
詞驟而覽之疊疊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
巧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為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
之詞純駁工拙多寡不太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
然不敢指擬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詞而奇其意故舉
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於眾人而惟辭

法言卷下

ongac
nan bakar's

之修安在其為奇也哉。日月之在天。濟於東而行於西。昏明於晝夜。盈虧於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規。然求異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為奇也大矣。尚何以異為哉。至於鬼燐之變滅。淮南子。老槐生火。久則化為燐。案腐尸枯骨入地。久則化為燐。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奇。而其為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澁之詞。飾其淺易之意。政訐當世之文。味者群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為尤甚。此皆挾鬼燐而訾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為此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今天子憫斯世之不逮。

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郡鄭君顯則與焉。顯則為文。不好為奇。而亦不流於易。蓋學而得其正者也。予竊有志於變天下之文。而患不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顯則者數十輩。其趨古人之道。以自見於世。其崇且大者。不明也。况於文乎。今猶未之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文與教化相上下。安知今之文果不古類耶。顯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於吾言者。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奇者不偶之謂也。獨學固陋。不從師友。而為自是者。則所謂奇者。與邪同道。而稍異若稗史野乘說怪事。怪談固不足論。警非古聖賢之言。述奇說怪論。驚俗耳者也。顯顯則亦少好奇者。故

及其與選贈此以警之歐公曰堯舜之治必本
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於文亦然
矣

與任王谷論文書

清侯雪苑

僕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
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略亦頗聞之矣大約秦以
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
非可以文論也詩書易禮樂春秋其他如老韓諸子
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斂氣於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
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韓柳歐三蘇皆運骨於氣

者也斂氣於骨者如泰華三峯東岳泰山西岳華真
與天接層嵐危磴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
必蹶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
也運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烟嶼星島
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即颶風忽起波濤萬丈東泊西
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覘星立意不亂亦可自免漂
溺之失此韓蘇諸子所以獨差我於中流也六朝選
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囂或進或止不按部
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知此中尚有小
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於摧鋒陷敵必更

有牙隊健兒，啣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為文者，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頃見足下所為，杜周張湯諸論，奇確圓暢。若有餘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說覺引天道報施，湯周處稍涉。觀縷賦觀同委曲也吳都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間，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妮妮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

餘地矣。譬如渴虹飲水，霜隼搏空。兩筆談虹下潤飲幣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夭矯。足下以為何如。僕十五歲時，學為文。金沙蔣黃門鳴玉方為孝廉，有盛名。每見必稱佳。僕竊自喜。又得同學吳君伯裔，日來逼索。盡日且酬和數首。以此得不廢。然皆從嬉遊之餘，縱筆出之。以博稱譽。塞詆讓。間有合作，亦不過春花爛熳，柔脆飄揚。轉目便蕭索可憐。近得賈君開宗、徐君作肅，共相磋磨。乃覺文章有分毫進益。賈精於論，徐老於法。二君嘗言：此係何等事。君不慘澹經營，便輕率命筆。僕佩其言，不敢忘。足下當行文快。

意時每一回思之必賞此言之不謬也。

氣骨之論雖如不可追逐能熟味之必有所悟
入中段在裁制以下最為作文秘訣讀者勿勿
匆看過末段輕率命筆一章足以警粗
鹵少年是等之語學者平生可記臆焉

與李武曾論文書

清朱竹垞

僕自季夏與武曹別舟行無事每誦武曾送行之文雖未幾方駕乎古人其於今之為古文詞者固已不侔矣日月逾邁易夏而冬知武曾近所造就當有十倍曩昔者然僕竊感古之君子往往以離群索居為過蓋切劘者寡則怠心乘之又恐武曾以僕之去復

置古文于不講也故輒陳近日所得冀武曾垂聽焉

僕之將遊大同也筮之得明夷之既濟離下坤上變

水火既濟文曰箕子之明夷利貞私念昔之聖賢文明柔

順蒙難而克正其志以之用晦而明天殆欲畜我遇

以昌我文未可知也古人不見世者蓋此意邪既至大

同閉戶兩月深原古作者所由得與今之所由失默

然以疑憬然覺悟也以悔然後知進學之必有本而文

章不離乎經術也西京之文西漢也惟董仲舒劉向經

術最純故其文爾雅彼揚雄之徒品行自詭于聖人

違也前漢書董仲舒傳有務掇奇字以自矜尚安知所詭于天之理註違也

所謂文哉。魏晉以降。學者不本經術。惟浮夸是務。文運之厄數百年。賴昌黎韓氏始唱聖賢之學。而歐陽氏。王氏。曾氏繼之。二劉氏劉敞字貢父。劉頌字原父。或云加劉奉字仲父。曰清江三蘇氏羽翼之。莫不原本經術。故能橫絕一世。蓋文章之壞。至唐始反其正。至宋而始醇。宋人之文。亦猶唐人之詩。學者舍是。不能得師也。北宋之文。惟蘇明允雜出乎縱橫之說。故其文在諸家中為最下。老泉學戰國秦漢之文者。多縱橫之說。故儒家賤之。南宋之文。惟朱元晦以窮理盡性之學出之。故其文在諸家中最醇。學者于此。可以得其概矣。以武曾之才。正不必博搜元和以前。

之文。元和漢章帝年號但取有宋諸家。合以元之郝氏經。虞氏集。揭氏僖斯。戴氏表元。陳氏旅。吳氏師道。黃氏潛。吳氏萊。明之寧海。方氏孝孺。餘姚。王氏守仁。晉江。王氏慎中。武進。唐氏順之。崑山。歸氏有光。諸家之文。游泳而細繹之。而又摯之六經。以正其源。考之史。以正其事。本之性命之理。俾不惑于百家。二氏之說。指二氏佛以正其學。如是而文。猶不工。有是理哉。惟怠心乘之。役于妻子衣食。而輟置不講。則其害有不可言者。然吾黨處貧賤不堪之境。尤當以艱貞自勵。不可自夷其明。此箕子所以處明夷之道也。武曾聞之。以為

然耶。否耶。相去四千里。信問實難。人旋之日。幸賜報命。并示近製。以補區區之不及。幸甚幸甚。

堂堂整整。如名將臨軍。誰得當之。竹地本儒生。與晦菴同姓。為文格。公曾孫。故曰。以元晦為最。醉。以明允為最。下。余亦疑。明允之文。多縱橫之說。或有似戰國辯士者。至六藝諸論。及衡論諫論等。余不甚崇。然至氣象雄深。法度嚴密。處儒子所不及。又有與晦菴殊其途者。夫晦菴醇儒也。老泉文人也。儒文之道。雖出於一。所用心復少異。是竹地所以賤明允為最下也。

伯子文集序

清魏勺庭

伯子之論文曰。由規矩者。熟於規矩。能生變化。不由規矩者。巧於所到。亦生變化。既有變化。自合規矩。伯

子於古人。文無專好。其自為文。亦不孜孜求古人之法。雖頗嗜漆園大史公書。為文遇意為章。如風水之相遭。如雲在天。卷舒無定。得莊史之意。然未嘗稍有摹倣。吾故嘗語季弟。以巧力變化。而合規矩。伯子所自道。則然也。伯子性脫畧於事。而人情當世之故。深鍊熟。入於毫芒。生平落落然。瑕瑜並見。最以掩過飾所長。高言欺人。為耻。中畧。又年未三十時。成詩文。已八十餘冊。後輒每年刪而焚之。存者不及七八寸。伯子曰。多作不如多改。善改不如善刪。然其所刪。亦頗有可觀者。下畧。

不由規矩而生變化，變化而合規矩，古人之文皆如此。唐荆川選古文為七十餘格，咸變化合規矩者，古人固不立格而作文，以立言之宜者，豈止七十格也哉。求為格，後人得立言之宜者，即死文而已，多強合規矩，而不知變化，即死文而已，多改善刪，亦常人所不知，為文者其鑒焉。

論世堂文集

魏勺庭

地懸於天中，萬物畢載，然上下無所附，終古而不墜。所以舉之者氣也。人之能載萬物者，莫如文章。天之文，地之理，聖人之道，非文章不傳，然而無以舉之，則文之散滅也已久。故聖人不作六經之文，絕然其氣未嘗絕也。聖人之氣如天之四時，分之而為十有二

月，又分之而為二十有四氣，得其一氣則莫不可以生物。六經以下為周諸子，孟言老莊為秦漢，為唐宋大家之文，苟非甚背於道，則其氣莫不載之，以傳書詩易禮春秋之氣，得其一皆足以自名，而世之言氣則惟以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者當之。於是蘇軾氏乃以氣特聞，子瞻之自言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一日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自知也。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而乃以氣特聞，氣之靜也，必資于理，理不實則氣餒其動也。挾才以行，才不大則氣狹隘，然而才

與理者。氣之所馮。而不可以言氣。才於氣為尤近。能
知乎才與氣者。之為異者。則知文矣。吹毛而駐於空。
吹不息。則毛不下。土石至實。氣絕而朽壞。則山崩。夫
得其氣。則泯小大。混也。易。彊弱禽獸木石。可以相為
制。而况載道之文乎。視之以形。而不見。誦之以聲。而
不聞。求之規矩。而不得其法。然後可以舉天下之物。
而無所撓。敗琅霞龔子之。言文主乎氣者也。其文浩
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依乎六經。而不背於道。
雖欲不以氣許之。夫焉得不以氣許之也。

議論高尚。以氣說文之深理。渺茫荒惑。如不可
捕捉。使讀者恍然自失。是等之文。非深於文者。

不能得而解

宋子發文集序

魏勺庭

今天下治。古文眾矣。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而中一
無所有。其弊為優孟之衣冠。優孟楚之優倡也。天資
出史記滑稽傳。卓學者。師心自用。其弊為野戰無紀之師。動而取敗。
路是二者。而主以自滿假之心。輔以流俗諛言。不資
學力所至。適足助其背。乃欲卓然並立於古人。嗚呼
難哉。雖然。師心自用。其失易明。好古而中無所有。其
故非一二言盡也。吾則以為養氣之功。在於集義。孟子

所謂浩然之氣文章之能事在於積理今夫文章六集義所生者也周秦諸子兩漢百家之書於禮無所不備後之作者不之此則之彼而唐宋大家則取其書之精者參和雜糅鎔鑄古人以自成其勢必不可以更加故自諸大家後數百年未有一人獨創格調出古人之外者然文章格調有盡天下事理日出而不窮識不高於庸眾事理不足關係天下國家之故則雖有奇文與左史韓歐陽並立無二亦可無作古人具在而吾徒似之不過古人之再見顧必多其篇牘以勞苦後世耳目何為也且夫理固非取辦也辦致力具

也臨文之頃窮思力索以求其得鍾太傅學書法曰每見萬彙皆畫象之韓退之稱張旭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端山許人生平耳目所見聞身所經歷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雖市儈優倡大猾逆賊之情狀竈婢丐夫米鹽凌雜鄙褻之故必皆深思而謹識之醞釀蓄積沈浸而不輕發及其有故臨文則大小淺深各以類觸沛乎若決陂池之不可禦譬之富人積財金玉布帛竹頭木屑糞土之屬無不豫貯初不必有所用之而當其必需則糞土之用有時與金玉同功吾蓋嘗見及

于是恨力薄不能造其藩籬。自易堂諸子外不敢輕語人而長安王築夫寶應朱秋厓興化宗子發嘗相與反覆。一日子發持其文屬子序論旨原六經高者規矩兩漢與歐陽蘇曾相出入子發持高節獨行古道而虛懷善下人他日所極吾烏能測其涯涘故爲述平日所與論議者以弁其端嗚呼天下之可語於此者蓋多乎哉。

以養氣爲主此魏子平生持論然庸人不能至於此若徒養氣而已反乏於根抵則何以得爲文故有富人積財之譬至於糞土之用與金玉同功之語始見其本領論自韓文公進學解銘

來化

陸懸圃文序

魏勺庭

上畧 余嘗論文章之法法譬之規矩規之形圓矩之形方而規矩所造一切無可名之形紛然各出故云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至也者能爲方圓能不爲方圓能爲不方圓者也使天下物形不出於方必出於圓則其法一再而窮言古文者曰伏曰應曰斷曰續人知所謂伏應而不知無所謂伏應者伏應之至也人知所謂斷續而不知無所謂斷續者斷續之至也今夫入壇壝音唯土埒也周禮封壇壝履鬼神之室明神肅森若生人之可怖然卒以爲不若人者俯仰拱挺

終日累年不能自變化故也。今夫山屹然崩劣。音職貌高終古不變。此山之法也。瀉水於孟。孟方則方。孟圓則圓者。水之法也。山以不變為法。水以能變為法。今夫山禽獸孕育飛走。草木生落。造雲雨。色四時。一日之間而數變。今夫水瀉於平地。必注於龜流。其所不平。龜背之隆起處也瀉之萬變而不失。今夫文何獨不然。故曰變者法之至者也。此文之法也。夫積理以為文。則吾序子發論備矣。

以方圓取譬。又以山水論變化之理。語高意深。非此老所不道。

文論節畧

魏句庭

文之工者。美必兼兩。每下一筆。其可見之妙在此。却又不可見之妙在彼。譬如作屋。左砂高聳。右砂低卸。必須培高右砂。方稱拙者。輦土填石。人一見。知為補右砂之闕。巧者只栽竹樹。令高與左齊。人一見。只賞歎林木幽茂之妙。而不知其意實補右砂低卸也。又文字首尾照應之法。有明明繳應起處者。有竟不顧者。有若無意牽動者。有反罵破通篇大意。實是照應收拾者。不明變化。則千篇一律。而文亦易入板俗矣。又古文接處用提法。人所易知。轉處用駐法。人所

難曉。凡文之轉。易流便無力。故每於字句未轉時。情勢先轉。少駐而後下。則頓挫沈鬱之意生。譬如駿馬下阪。雖疾驅如飛。而四蹄著石處。步步有力。若駕馬下峻阪。只是滑溜將去。四蹄全作主不得。更有當轉而不用轉語。以開為轉。以起為轉者。以起為轉。轉之能事盡矣。或問學古人而不襲其跡。當由何道。曰。平時不論何人何文。只將他好處沈酣。徧歷諸家。博采諸篇。刻意體認。及臨文時。不可着一古人一名文在胸。則觸手與古法會。而自無某人某篇之跡。蓋模擬者如人好香。徧身便佩香囊。沈酣而不模擬者。如人

也。日夕住香肆中。衣帶間無毫香物。却通身香氣迎人。

取譬至妙。如操箸薦食於孩兒。恐不下食管。

作論有三不必。二不可。前人所已言。衆人所易知。摘拾小事無關係處。此三不必作也。巧文刻深。以攻前賢之短。而不中要害。取新出奇。以翻昔人之案。而不切情實。此二不可作也。作論須先去此五病。然後乃議文章耳。

三不必者。在初學童幼輩。從修業積功。而可治。二不可者。在稍操筆誇於人者。愈之甚難。余嘗言。正路若二不可。則邪路中之小技。

文法語諸卷下
吾輩生古人之後。當為古人子孫。不可為古人奴婢。蓋為子孫。則有得於古人真血脈。為奴婢。則依傍古人作活耳。

周秦兩漢之正脈。至六朝既絕。六朝之文。人蓋奴婢耳。至唐宋八家始繼血脈。而其間入於奴婢之群者。衆矣。明清間。人人皆繼正脈。而他脈亦混淆。竟有甘為奴婢者。學文者。宜酌量斯語。
簡勁明切。作家之文也。波瀾激蕩。才士之文也。迂徐敦厚。儒者之文也。為儒者之文。當先去其七弊。可深厚。不可晦重。可詳復。不可煩碎。可寬博。不可泛衍。可正大。不可方板。可和柔。不可靡弱。可無驚人之論。不可重襲古聖賢唾餘。其旨可原本先聖先儒。不可每

一、開口輒以聖人大儒為開場話頭。七弊去而七美全。斯可語儒者之文也。

文章本是聖人之道。孟荀左國之文。皆述聖人之旨者。所謂儒者之文也。司馬遷班固范曄之徒。則作家之文。曹植陸機謝靈運等。則才子之文也。韓柳以下。歐蘇諸子。亦皆儒者之文也。非道二程晦菴等而已也。

與某生論文書

國朝 齋藤拙堂

所示古文數篇。筆路暢達。有駸駸弗可禦之勢。再假數年。驥足之展。未可量也。但其中有委靡頽墮不振者。是未得古人之氣也。有繁簡失當。布置失宜者。是

珠得古人之法也。僕皆爲加雌黃。足下以爲何如。且足下所著文說。僕不能無異論。明氏以來。八股之文盛行。其體冒承腹尾。皆有一定法。不可移易。彼中土如茅鹿門輩。濡染之久。濡亦染也遂或以此概古文論法。益密而文益不古。識者所不取焉。今足下發揮尊師一齋先生之旨。以排斥之。其意良是。然一齋云。句解節釋。此皆評者之法。而非古人之法。其言允當。不可易。足下遂云。文實無法。豈不幾矯枉過直者乎。古人之於文。固不區區拘法。行於其所可行。止於其所可止。實如足下之言。然所謂得其所可行而行。得其所

可止而止者。皆非法歟。於是有篇法。有章法。有句法。有字法。其叙寫稱宜者。謂之布置。其前後相顧者。謂之照應。其脈絡不斷者。謂之聯絡。其抗墜應機者。謂之抑揚頓挫。名雖出於後世。法實存於古人。法非自天降。非自地出。文理而已。今概爲無法。可耶。余每謂秦漢以前之文。不必言法。唐宋以後之文。必不得不言法。而唐宋之法。實出於秦漢。蓋秦漢之人。非皆能文。其文之善者。獨傳而不自知其合法。左莊司馬之文是已。唐宋之人。又擇秦漢之善者。務求合其法。韓柳諸家之文是已。但得法而不泥法。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猶如輪扁之造車。莊子天道篇輪扁斲輪曰徐不徐不疾不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至得手應心之妙不可傳之於人必再得如輪扁者而後可傳焉故妙不可學也法可學也孟子曰梓匠輪輿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足下能如輪扁則不必論規矩可也苟不能然而欲舍規矩以造車祇見其終日搢搢胡沒反掘也勞筋傷指耳不見其能成一輪出一轂也又不見夫論治道者乎必以二帝三王為法獨阿世主者則曰前王所是立為法後主所是著為令三尺安在古書法律以三尺竹簡足下之說得無類此歟近

世衰枚之言有類足下之說者曰六經三傳文之祖也。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為三傳果誰為之法哉能為文則無法然此本為鹿門氏發者一時矯激之言耳不然吾亦將云二帝三王治國者之祖也果誰為之法哉能治國則無法可乎洪範列九疇中庸陳九經大學述三綱八目夏書言六府三事皆治國之法也孟子論堯舜三代之治稱以為先王之法比之規矩律呂其不本先王者則曰徒善不足以為政未嘗為無法也但無一定法故三王所尚各異知此則知文之無法而有法矣足下又譬之良將之行兵云云亦非也易曰師

出以律師初律即法也。程不識李光弼謹節制節制亦法也。足下所謂進於其可進退於其可退亦皆法也。獨霍嫖姚云顧方略何如耳。岳忠武云運用之妙存於一心是皆能自出法者。猶秦漢能文之士故不肯學古人成法耳。非謂兵無法也。兵之有法至孫吳氏始專言之。後世之人不學兵則已。苟欲學兵則不得不由於孫吳氏。不特兵也。書至於鍾王歐虞畫至於董巨荆關鍾繇王羲之歐陽詢虞世南董源巨然荆浩關仝亦皆有法。我邦所謂騎射刀槍自古有之。至於近世所謂小笠原氏大坪氏上泉氏寶藏院氏出流派各判師之所授

弟子之所受無非法者。天下之事皆然。何獨疑於文哉。今足下舍法而不由。宜乎足下之文有未稱於古人者也。然法粗迹也。苟得運用之妙法於何有。莊周曰獲魚忘筌莊子外物篇筌者魚既獲矣筌可忘也唯足下恐未可忘已案莊子獲作

至合法之地位則不求而自得之未至合法之地位雖求強合法不可復得也。有終氏文章最嚴法則嘗著文話云本邦文章日隆元祿勝元和享保勝元祿天明寬政勝享保此後更東海出韓昌黎歐陽廬陵未可知也。余曰化政之際獨出柳柳州有終氏是也未見韓歐之比出於世而來相須久矣。有終氏之言遂不驗乎。

文論

安積良齋

凡作文之法不必六經也。不必秦漢也。不必唐與宋與元明也。辭達而已矣。彼剝剝經典。襲蹈子史。湊合補緝。如裂錦穀而紉之。可謂之辭達乎。規撫韓柳之文。摸倣歐蘇之法。掇精咀華。守其繩尺。可謂之辭達乎。吾所謂辭達云者。能自摠胸臆。出機軸。而成一家言者也。道以主之。氣以行之。秩乎其有序也。祭乎其有章也。洋洋乎其有體。且有要也。至其徵材屬辭。則博取而曲陳之。經緯而錯綜之。如衆花釀蜜。蜜成無香。色可尋。如玄黃金碧。皆入鑪鞴。而成神丹。其所取

雖博而守之也。約其所陳。雖曲而裁之也。純故其取法不必六經。而未嘗不原乎六經也。不必秦漢。而未嘗不出乎秦漢也。不必唐與宋與元明。而未嘗不取乎唐與宋與元明也。今夫良醫之治疾。隨其症之輕重淺深。而物劑各不同。有時而參者。有時而苓連。雖牛溲牛溲如生於濕地。馬勃馬勃如拔而圓。敗鼓之皮。亦莫不入其刀匕。而致起死肉骨之用也。要在乎治其疾而已矣。六經四子之言。歷世名賢。太史之文。以至於老莊申韓佛氏之語。苟可以充吾用者。取焉以入其機杼。融化渾成乎一篇之中。而粹然莫不會於中正仁義之道也。

要在乎達吾辭而已矣。若夫沾沾焉，剽剽秦漢，規撫韓柳，陳古人已棄之芻狗，而俎豆之，尸祝之，而不知自出機軸，成一家言，雖其文能類秦漢，似韓柳，亦優孟衣冠，不足尚也。嗚呼！此豈獨文乎哉？

為文原本經史，而究諸子百家之書，爐冶陶鑄以出一機軸，是上乘秘訣。思順氏學於一齋，多年研精，遂得出藍之譽。於文皆得之勉勵，刻苦者後生若倣思順氏苦學所得，亦必大云。

文論

安井息軒

自立言列三不朽。左傳：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其操觚之士，嗷嗷

乎多言矣哉！然或數百年而堙，或數十年而堙，或身未死而世無復知有是言者，其卓然立於千載者，蓋無幾耳。安在其為不朽哉？夫德至矣，雖則隱處天下，傳稱之，百世之下，可以激頑興懦，固非事業施於一世者之所能及也。况於其能被諸當世者乎？功則次焉，然亦能撥亂反諸正，轉衰為盛，生民以蔭，國家以安，其為不朽固宜矣。而世乃欲以空言與二者爭光於千載，顧不難乎？蓋言有本有末，氣如烈焰，勢如江河，波瀾以拓之，抑揚以激之，伏應有度，接開有趣，金聲而玉振之，是求於末者也。仁以貫之，忠以翼之，參

之情義以折其衷。伍之時勢以通其變。其寓於物發於不得已而止於不可行。而孝友慈祥之意。每行於其中。是求於本者也。夫德得於身而功施於事。其宣於口則謂之言。三者雖異一原於道。故道言之本也。言道之與也。言與道離。猶無載之車。其轉雖利。其誰行之。是故善立言者。必先求道。道既通矣。融化而出之。以言於制度文物。彰著而核。以言於治民濟眾。慈良而怛。以言於料敵禦侮。明辨而哲。微摘其蘊。大批其歛。事勢民情。燭照而數計之。以至乎山之聳於上。水之湛於下。禽獸蟲魚之擾擾於兩間。刻鏤雕琢。無

復遯形。而一與世相關。感慨係此。使讀者感情激昂。以興起於百世之下。大可以治世安民。小可以尚志修行。然後言可得而立也。然言之不文。不足以行遠。故本既得矣。又必求之末。其字必鍊。其句必潔。其章必勁。而其篇必貫。權而衡之。以視其平靡而切之。以察其勻。若荆璞出於山。琢而成之。則存乎其人矣。若夫專求之末。心馳於機變之巧。浸淫乎邪徑。雖絢爛可觀。久之則其味索然。竭矣。是之謂技。與侏儒俳優何擇。又安望其能與夫二者並立於天地之間乎哉。

先本而後末。古人之文皆如此。今人棄本唯取末。雕蟲篆刻以眩惑衆目。文則文矣。安可謂貫。

道之器哉。斯篇畫家所謂白描法。不施五彩。專畫筋骨筆力似王半山。

文說贈武居文甫

安井息軒

文猶山乎。嶄然而起。迤然而走。為峯為巒。為岫為壑。俄而巉巖。岵岵。俄而秀麗。明媚。面勢廻合。互相映發。而金玉草木鳥獸之林。又興乎其中。雖為形不同。皆有可觀之勝。可資之林。而基大者常勝矣。又猶水乎。發乎深山之罅。潛乎古木之下。合衆流而一之。奔焉而湍。縣焉而瀑。洄焉而淵。劈大山。盪巨巖。激涌奮迅。擇勢所順而出。地平勢緩。猶不犯其所難行。龍蟠蛟

屈。以達於海。舟楫通焉。魚介產焉。而灌溉之澤。又及數十里之外。雖為形不同。亦皆有可觀之勝。可資之利。而源遠者常勝矣。故文無常法也。起於理之所充。行於勢之所順。險易細大。成形於道。而其可觀者不求自至。是謂無法之法矣。然為之有法。其腹心實而空洞。其中鐘之鳴也。虛而石則頑然無聲。故積之者學也。化之者道也。所以出而不滯者。氣也。并是三者。文可得而言矣。今之為文者。動求法於一家。摸擬剽竊。務肖其形。而其神或乏。是猶場師之作假山水。雖有可觀者。抑渺然既小。况望其能生貨財以利於人。

哉。武居文甫生於岐嶺萬山之中。嘗學都數年。其人深默而文學識日躋。既歸書問作文之法。予天下之拙文者也。不足爲文甫語其道。然其所見則有異於場師之作山水者。故敢以茅岡涓流之言進。文甫讀書之暇。徐步其庭。眺高山而瞰深溪。究其所以流峙。或將有獲於予說也與。

譬文以山水其說如迂且遠然熟視則有浩渺深邃盡藏其秘者但是等之言非窺藩籬之人不能得而解

續唐宋八家文序

佐藤一齋

尾張村瀨季德恨沈歸愚八家讀本之未備。輯續編若干卷。謁余序。余曰。序弁髦也。惡乎益。季德曰。吾聞之。文以載道。未得其要。幸遂教之。敢請。余乃曰。善哉。是則我之所爲。疊疊者矣。夫聖賢之文。蘊於心而行乎辭。辭乃心也。道之精華也。是故道誠心達實意。經緯乎不得已。而斡旋於不得不然。斯其法也。是爲要。至於戰國縱橫捭闔之說。與夫老莊申韓之言。既非吾道。即賈揚班馬之文。亦於道未爲純。而後之文人雜取而摹倣之。又徒求法於篇章字句形迹之間。以爲巧。雖爲孔氏之學者。而未能脫其習。輒曰。文自其

道也是故必有抑揚頓挫必有照應起伏必有擒縱與奪必有主客虛實波瀾跌宕快其鋪叙緩急疾徐殊其步趨翕而張之脅其氣勢揣而摩之中其肯綮凡是皆其法也而善運用之以成變化猶之老將行兵機變百出而不可測而法度常森然於其間是文之道也噫嘻此言也我謂之道之賊也而世之人習矣而不察何哉夫君子之心高明正大其發而爲言辭者靡非粹然至純載其心以出惡用是機變之巧爲若謂其人不必如是之詭且險而惟文有之則是文與其心背戾亦何所載以出其無乃影響摹倣之

愆乎若夫異端之徒其心既有如此則文亦宜然猶其實也顧乃在吾儒其可以若是已乎哉吾儒之道黜巧言遠佞人每誌戒子弟曰毋欺而心毋肆而言不一而足苟爲之徒者將恪守遵奉之不暇而至於作文則謂別有其道而獨聽其巧且佞寧有是教乎是故儒者之文莫若六經也子不覩夫造化乎元氣之所斡旋升爲星躔降爲坤輿峙爲山嶽盤爲川海俯仰上下皆文也而其所以若是者非故爲也示法象於不得已而已聖賢之文亦猶是也故其言昭然若揭日月而並行隤然若載萬物而不洩根抵深而

枝葉茂淵源遠而流委長總之經緯於一氣之不得已也惟其不得已者之紆餘曲折也故自能為抑揚為起伏為變化而不可測也而作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尚何區區形迹拘乃所謂蘊於心而行乎辭者矣是之謂載道之文如唐宋八家其人皆已稱一時之賢豪名儒而文尤翹然傑出獨惜其言間或出入諸子未必盡出於道也而至其能發揮其中之所蘊則蓋皆浩浩乎其盛大也蕩蕩乎其廣遠也殆亦一氣斡旋之不得不然者歟後之言文者是之弗究而徒拘拘焉求法於篇章字句之間不惟不知六

經而未知八家者也夫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直以六經為師斯善矣士晞賢賢晞聖則先從八家問途亦可也今季德之繾綣於八家謂之晞賢者吾猶將進之於道也而季德適問及之是其所以疊疊焉遂不能已也已雖然人將曰經不易及也求之過高也吁其亦有或然者邪第若我所志則終弗變其殼率爾矣不知季德以為得要乎以為弁髦也

以六經為師是儒者口吻而文家皆所道讀斯文大道氏如不拘拘章句不得己而為文者蓋警後生之言懼趨小技而忘大道也今序八家故言從八家問途恐非大道氏意也不特非大道氏意我曹之所道亦然末段以經不可及也求之過高也等之語為紆餘甚難於結局但大

儒之言有不可棄者故收錄之

去陳言說

林鶴梁

學古文者學其神氣不學其言語斯為善學者矣。今夫古文之絕佳者莫過孟莊左馬而孟莊左馬未嘗踏襲前人動出一機軸謂之精神性靈之文。余嘗觀優其演古今人物摸其言語擬其容貌寫其忠膽義氣之狀往往使人不覺感激淚下退而念之其可泣者皆可笑也。此無他以其所為出於虛假而未嘗有其實耳。作文亦然。柳子厚評韓文曰世之模擬竄竊

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善哉言也。是韓子之所以能與孟莊左馬比肩而立也。或曰然則古語皆不可用歟。曰否。苟能可用而用之亦何害。但鎔化之使如自己出古人之言語即我之言語耳。

學其意而不摸其語字字不見痕迹能擬古人之者即去陳為新也。然強競新奇則陷卑俗。浪鎔化之動流冗長以他之難為己之言。曷曷乎。

隨園文抄序

滕森弘菴

有理學之文有諸子之文有史家之文有策論之文。

有考據之文。有才子之文。體雖有異。至達其辭。則一也。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業已能達其意。文之用豈有窮哉。要其流弊。亦各不同。主理學者。硬據五子。莊子荀子揚子文中子。泛撫語錄。其弊也。俚。鄙俗也。主諸子者。喜雕繪矜獨見。其弊也。佻。偷也。離騷。余猶惡其佻巧。主史家者。事網羅務詳悉。其弊也。龐。大也。主策論者。好皇張尚馳騁。其弊也。躁。疾動貌。主考據者。泥訓詁炫廣博。其弊也。迂。遠也。闕于主才穎者。標新異。樂瑰譎。其弊也。狂。弊之事情也。所極同。歸於剽說而流俗波靡。莫知反正。是以俚若鄙夫。佻若俳優。龐若簿書。躁若駟僮。史記貨殖傳。駟僮會兩家交易

者如今之度市。迂若巫媪。狂若邪魅。卑陋淺妄。其意反暗。是豈有用之文哉。然學者苟能自知其弊。易俚以高雅。正佻以和平。裁龐以簡鍊。鎮躁以深厚。矯迂以剴切。則意暗者可使明。無用者可使有用。唯狂者錯繆是非。顛倒妍媸。無由自知其弊。而反珍其怪異。於是乎粗若嘖者有之。嘖。失容也。粗俗也。猛若罵者有之。絮聒若醉語者有之。絮聒。縷也。談也。或細碎若蟲唧。或恍惚若鬼嘯。老子。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又甚則鹵莽不檢耳。書。作恍惚。言冲漠難狀也。居鼻足加肩。使人視之。則不反走而却避者。幾希。豈能達其意而濟其用哉。故學文者難。而學才子之文。

尤難苟不善擇之則將有自不勝其弊者矣。下畧

能言文弊字字亦精練蓋淳風氏長技也夫才
 者天授非學而至焉蓋淳風氏長技也夫才
 婦凝妝反覺可厭耳然才子之文動多疵瑕儒
 者之文或陷偏頗非學兼才不能以文成名也

文法詳論卷下終

明治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版權免許
 明治十七年八月廿八日再出版
 明治廿六年三月廿八日再出版

全二册

正價金四拾錢

版權所有

著者 石川 鴻齋

發行兼印刷者 大橋 新太郎

日本橋區本町三丁目八番地

發兌書林 東京日本橋區本町三丁目
 博文館

010190526793

48-13970

